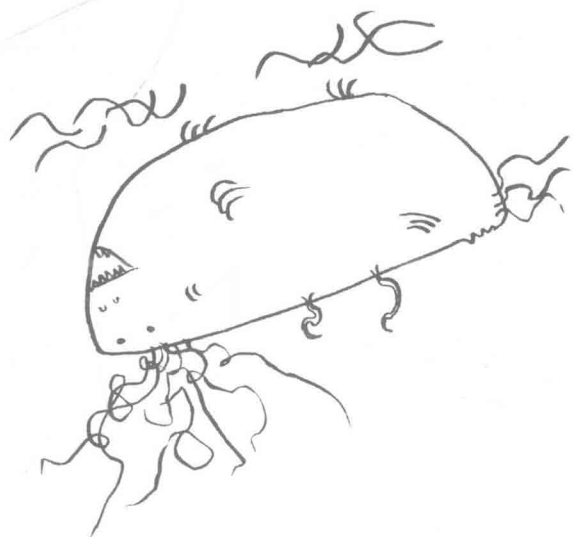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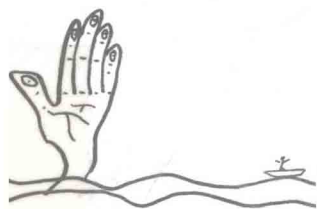




睡觉大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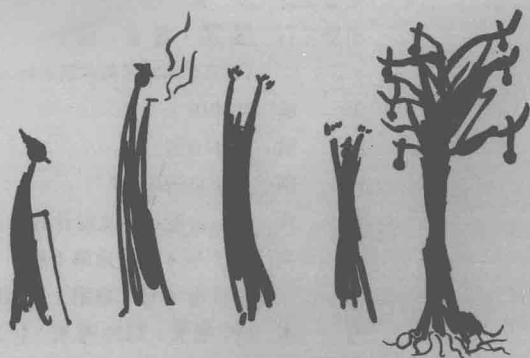
朱岳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睡觉大师

朱岳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睡觉大师 / 朱岳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1.4
ISBN 978-7-108-03633-9

I. ①睡…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3752 号

责任编辑 文 静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制 作 北京金舵手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5
字 数 133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献给小蓓

目 录

1. 我可怜的女朋友 _____ 1
2. 非常成功 _____ 4
3. 尼维兰的献礼 _____ 12
4. 关于费耐生平的摘录 _____ 17
5. 记忆三部曲 _____ 24
6. 从坟墓到摇篮 _____ 30
7. 小弥太的枪术 _____ 37
8. 敬香哀势守 _____ 45
9. 诗人与侦探 _____ 51
10. “消失术”访谈录 _____ 72
11. 睡觉大师 _____ 77
12. 跑 _____ 83
13. 格林大夫的遭遇 _____ 89
14. 李逵印象 _____ 93
15. 数学家和狗 _____ 100

16. 符号	106
17. 向爱伦·坡保证	112
18. 四十书店	117
19. 马格丽特私人展览馆	125
20. 狗熊格里耶	129
21. 两性图式	134
22. 工作场	141
23. 幽暗之身	149
24. 一次侦察	155
25. 内在艺术	160
26. 万能溶剂	165
27. 梦中的王子	170
28. Aoz 盒子	179
后记	203

1. 我可怜的女朋友

我走进6号病房，里面变得空空荡荡的，这令我不安。我的女友躺在角落里的病床上，听到我的脚步声，就翻了个身，面朝我笑了笑。我拉开窗帘，让阳光照射进来，搬过小凳子坐下。

“今天领导给我一块大白兔奶糖，你吃了吧。”我把手伸进塑料网兜，摸索了一会儿，把那块大白兔奶糖取出来（塑料网兜是她一年前手工编织的）。

“还是你吃吧。”她用尽全力支撑起身子。

“你更需要营养，还是你吃吧。”

“咱们一人一半，否则我就不吃。”

她什么都好，就是太固执了。我只好又把手伸进塑料网兜，摸索了一会儿，掏出一把小水果刀，剥开糖纸，小心地把奶糖切成两段（我故意没有两等分，但又相差不大，只有这样才能让她在不觉察的情况下，把稍微大一点的那一半吃下去）。

她接过那一半奶糖，含在嘴里，含糊地说：“把糖纸给我。”

我把糖纸放在她手心里，她用尽全力将糖纸抚平。早知这样，我在剥糖纸的时候，就会细心些了，但那可能反而会剥夺她的一项乐趣吧。

“咱们的蚯蚓好吗？”她睁着大大的眼睛。这是她最关心

的事了。

“我……”

“怎么了？！”

“我把蚯蚓卖了。”我强忍着心中的酸楚。

“卖了……”她颤抖着低下头，喃喃地说。

过了良久，她又问：“卖了多少钱？”

“两分钱，但……”

“但怎么了？！”

“钱被城管队员没收了。”

我刚说完，她就一头倒在了病床上。我真以为她死了，但马上听到了叹息的声音。

“我们的蚯蚓没了，钱也没了，这可怎么办啊？”

她转过脸去不看我。我把手伸进塑料网兜，摸索了一会儿，掏出一柄塑料小梳子，从后面给她梳了梳头，她还剩下23根头发（这柄塑料小梳子是我女友母亲唯一的遗物，她很早以前就去世了）。

她的身体还在发抖，不知道是因为痛苦、悲伤还是寒冷。我把手放在她肩头，轻轻将她的身子扳过来。她的皮肤是完全透明的，我可以看到里面的血液在急速地流动。她的手指被切除了，医生给她安上了10根面条。我拉起她的面条，捏在手里抚摩着，想让她平静下来。这时候，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别哭，咱们还有蛾子。”

她还不知道蛾子偷偷飞跑的事，我没敢对她讲，所以哭得更伤心了。

她小心地把面条从我手里抽出来，用它们抚着我的额头。我捧起她那因浮肿而扩大了两倍的脸，想吻她的嘴，但她拒绝了（其实她的嘴也被切除了，医生给她安上了一副假牙，这副假牙是过去对面床上那位老大爷的遗物，他死于淋巴瘤）。

“咱们还没结婚，不能这样。”她向我解释着。我知道她怕我生气。

“等你出院咱们就结婚！”我抹去脸上的泪水。

这次轮到她哭了，她那螃蟹一样的大眼睛向外喷出水来，喷在我脸上。我搂住她枯柴般的身子，请求她不要激动，否则，连接她上下肢的曲别针会变形的。

终于，她平静下来，扭头望着窗外粉红色的晚霞，小声说：“去给我摘朵玫瑰吧。”

“好，我这就去，等着我，别睡着了。”（“睡着”就是“死掉”的意思）

我跑到医院的院子里，四处寻找玫瑰花，但这里除了砖头瓦砾什么都没有。我只好走出医院，到田间小路上碰运气，可哪里有什么田间小路啊？最后，我只找到一棵狗尾巴草，我拿着它往回走，心想这也许就足够令她快慰了。我想象着把狗尾巴草交到她手里的情景，想象把一枚铂金戒指套在她纤细的手指上，想象我回到医院时她已经死了，她的尸体像稻草人一样被焚烧成灰烬，想象她的坟墓和无数只蚯蚓。但什么也没有，我抬起头，粉红色的晚霞真的分外绚丽。

2005年8月11日（农历七夕）

2. 非常成功

这是在星期一例会之后的特别会议上。与会者为，总裁、副总裁、基金会主席（兼首席经济师）、我（第四执行部副主任）。

“今天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由先生朱向17区最高委员会汇报，本区与18区在外交洽谈方面的进展情况。”副总裁宣布。

我整理了一下事先拟好的《关于同18区展开外交洽谈工作的备忘录》，翻到第74页，念道：“尊敬的最高委员会、各位领导：经过长期准备，细心安排，在本区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我执行部与18区人员实现成功接洽，并于昨日中午展开首次会晤。”

“很好，请介绍一下会晤的过程。”副总裁说。

“会晤在融洽友好的气氛下进行，我方代表向对方表现出十足的热情，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继续念稿。

“握手了吗？”总裁问。

我往后翻了五页，随后给出了明确的答复：“我方实现了与对方代表的握手！”

“Good！”总裁用拳头敲了一下桌子。

“OK，请讲讲具体细节。”副总裁说。

“我方代表，目视前方，与对方目光相遇，在相遇的一刹那，露出自信的微笑，并向左前方伸出自己的右手，动作坚定有力，手心干燥无汗，指甲盖洁净、长短适中。对方呆了一下，似乎被我方果断的动作震慑，但很快恢复镇定，也向我方伸出自己的右手。该手未经清洗，手心有汗，指甲盖尖端有裂痕，握手时明显软弱无力。双方握住手后，都做出了轻轻摇动手臂的动作，大约三到四下，动作幅度均不大。”我说。

“先生朱，对方是否安排了宴请？”基金会主席发问了。

“对方安排了宴请。在握手之后，对方代表向我方代表提出了宴会邀请。由于我方对此早有预见，并在基金会的支持下，进行过多次演练，因此我方代表当即表示愿意接受邀请。”

“OK，吃的什么？”总裁问。

“面条。”我说。

“几根？”基金会主席问。

“对方向我方代表提供二十一根……但是我方代表只吃掉十三根半。”

“是否加了酱或其他调味料？”副总裁问。

“没有酱，也没有其他任何调味料。”

“是否提供了餐巾纸？”副总裁接着问。

“对方未向我方代表提供餐巾纸。因为按照外交惯例，只有在我方代表身着圆领背心以上规格的服装时，对方才会向我方代表提供餐巾纸。”

“他打赤膊去的？！”总裁有点生气。

“不，我方代表穿有一件白色跨栏背心，和一条蓝色化纤短裤。由于基金会方面对本次行动提供的资金支持不足以购买圆领背心，所以我执行部最终只得为我方代表购置了一件跨栏背心。”我讲完看了看基金会主席，他的脸色很不好看。总裁一脸阴沉，哼了两声。

“OK，先生朱，我刚才注意到你的汇报中有一个细节，面条共有二十一根，而我方代表只吃掉十三根半，试问，余下的七根半为什么不吃？”副总裁问完之后，注视着我，目光很冷峻。

我轻轻咳嗽了一声，说道：“请允许我从头讲起。我方代表在宴请过程中，向对方展开了幽默外交，这是我们事先商定的。幽默外交的理念由总裁首倡，之后便成为我区的一种惯用外交手法，几年来，在外交实践中结出了大量幽默的硕果，这是人所共知的。”

“讲得很好，幽默外交比起其他各种外交形式都更有效。”基金会主席说。

“幽默给我们带来欢笑……”副总裁说。

“欢笑帮助我们外交！”我接口说。

总裁微笑着，没说话。

“这一次，我方代表在面条吃到第十三根半时，机智地展开了幽默外交，但是遭到了18区代表及其助理的殴打。”

“什吗？！”总裁差点跳起来。

“我方代表是否给予了还击？”副总裁追问道。

“我方代表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实施了坚决、果敢、有

一定威慑力的还击。在扭打中，他仍能保持冷静，积极与对方展开‘危机谈判’，并据理力争。”

“是否……”基金会主席思考着措辞。

“18区太狂妄了！”总裁猛然拍了一下桌子。我们赶紧收住了话头。

“我们并不是上门去求18区，我们根本不需要18区，18区什么也不是，他们唯一的资源就是几条狼狗，但我们不需要狼狗。我们掌握着电力，电力代表了一种先进的科学，它远远超过了狼狗，任何文明人，要在电力和狼狗之间做出抉择，他都会选择电力。我们之所以要与18区开展外交，只不过是想要获得‘通过权’。我们的真正目标是19区，因为19区掌控着全城唯一一家五金店，而我们正需要他们的五金商品来修理我街区的水管、我们大楼的水管，否则有朝一日，我们就会被淹没！”总裁说着，站起来，走到窗户前，俯望着对面的18区，“18区不过是一片荒漠，一片狼狗游荡的荒漠，对我们没有任何战略意义，我们只需要穿越它！”

我们一齐鼓掌。总裁回到他的座位上。

“我方代表的还击是否成功？”基金会主席接着问。

“非常成功，对方代表及其助理几乎没有招架之力！”

“那后来呢？”副总裁冷冷地问。

“后来，对方代表的助理放出了他们掌控的狼狗，共四条，将我方代表团团围住，展开撕咬。它们的攻击重点明显是我方代表的双腿。我方代表对此缺乏思想准备，双腿小腿肌肉被死死咬住，血流如注。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终于发出了

一连串尖利的惨叫，这惨叫声无疑也是对18区无礼行径的控诉！”

“先生朱，这是不是说明幽默外交对18区无效？”基金会主席冷不丁问道。

“绝不可能！”总裁说。

“一定是这次幽默作为个案出了问题，”副总裁说，“请向我们陈述一下我方代表此次幽默的主要内容。”

“我方代表向18区代表及其助理讲了一个笑话儿。总裁曾经说过：‘世界的意义就在于一个不朽的笑话儿。’”我有点紧张。

“请向17区最高委员会复述这个笑话儿！”副总裁说。

“好的。”我翻着手里的《备忘录》。

“站起来复述，别看稿，学会尊重每一个笑话儿，明白吗？”总裁说。

“是！”我站了起来，清了清嗓子，开始复述：“有个年轻人，他养了条狼狗，从小养到大，这条狼狗常帮他咬人。后来有一天，狼狗丢了，年轻人非常难过，他开始哭泣。他对着门流泪，后来他趴在门上哭，一只眼睛对准门的锁眼，眼泪穿过锁孔流到外面，顺着门往下淌。他的家人发现门在流水，起初还以为是水管坏了，结果推门一看，原来是年轻人在流泪。他们把他扶到床上，这时他们发现，年轻人的一只眼睛变小了，变得像锁眼一样小……”

“讲完了？”副总裁问。

“是的。”我说。

“并不可笑，”基金会主席说，“对方会以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

“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问题所在！”总裁霍地站了起来，“这个笑话儿是谁提供给我方代表的？！”

“是我。”我深深低下头，感觉犹如芒刺在背。

“你没有抓住幽默的本质，幽默就像我方代表的小腿肌肉，你应该像狼狗一样将它死死咬住！”总裁责备道。

“是！对不起！”我说。

“现在，先生们，请看看这个！”总裁重新坐下，而后抬起了双腿，展示他的双脚。由于一直泡在会议室的积水里，他的鞋袜都湿透了，散发着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儿。

“看着我的袜子！”他指着自己的袜子对我说。我只得照他说的做。“告诉我，它是什么颜色？”总裁眯缝着眼睛。

“黄……”我支吾着。

“对，但它们曾经是白色。先生们，它们曾经是白色！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这个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先生朱，你被……”他就要爆发了。

正当这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基金会主席走过去开了门。进来的是我的搭档先生侯。

“李李恪松抬抬来了！”先生侯急得一头大汗。我悄悄对他竖起右手大拇指。

“李恪松就是我方此次挑战18区的代表。”我解释道。

“人在哪儿？”副总裁问。

“就在楼楼楼下！”先生侯说。

“请各位到窗前检阅！”我说着，抢先站到了窗边，推开了窗户。几个高管凑过来，先生侯又急匆匆地跑了下去。

只见一副简易担架被抬过来，担架上躺的正是我第四执行部员工李恪松，抬担架的是总务部员工李姐和马姐。李恪松的双腿双脚被雪白的纱布裹得严严实实。

当担架行进到我们所在大楼的楼下时，李恪松艰难地坐了起来。这时先生侯已跑到楼下，李恪松向他招手，他赶紧走上去，两个人嘀嘀咕咕不知在说什么。

“他是个好样的。”我对身边的高管们说。

先生侯在和李恪松谈过几句之后，向我们的窗口挥了挥手，而后又往楼里跑来。

我们等着，不一会儿，会议室的门“咣啷”一声开了，先生侯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李恪松要求从担架上下下来，向最高委员会致敬！”

“没想到我方代表有这样的气魄和风采！”总裁说。

我推开窗户，朝李恪松他们做了个极其有力的手势。接着，李姐和马姐轻轻放下担架，将李恪松搀扶起来。

“我建议放音乐！”我对总裁说。

“这种时候？”副总裁看看总裁。

“各位领导，我认为，此时此刻，18区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他们所拥有的狼狗力量，我们呢，我们就应该向他们展示我们掌握的比狼狗先进得多的电力。放音乐既象征一次凯旋，同时也是对于18区的一次有力的示威！”我说。

“好，放音乐！调到最高分贝！”总裁大声宣布。

先生侯立即跑向大楼的发电室，很快，音乐就响了起来，声音大得足以响彻整座城市。这段曲子正是我的得意之作——《幽默的洗礼》。

李格松由李姐和马姐架着，艰难地向前迈进，可以看到，他的白色跨栏背心的下摆已是破碎不堪，之后他扭起了肩膀，像是在跳舞，显得格外轻松自如。

总裁被深深感染了，用力鼓起掌来，他鼓掌的样子单纯得像个婴儿，不过他块头太大，又满头银发，所以只能算是一位沧桑的巨婴。

我们都跟着鼓起掌来。之后，我们都迸发出了胜利的欢笑。